

宋

史

九九

列傳卷第一百三

宋史三百四十四

開儀曹上柱國鑾國軍事司馬丞相修國史領經事都總

勅修

孫覺

弟覽

李常

孔文仲

弟武仲

李周

鮮于侁

顧臨

李之純

從弟之儀

王覲

子俊義

馬默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受學瑗之弟子千

數別其老成者爲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衆皆

推服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

官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

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嘉祐中擇名士編校昭文書籍。覺首預選進館閣校勘。神宗即位直集賢院。爲昌王記室。王問終身之戒。爲陳諸侯之孝作富貴二箴。擢右正言。神宗將大革積弊。覺言弊政固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神宗稱其知理。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覺曰。堯以知人爲難。終享其易。蓋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人主用臣之道。任賢使能而已。賢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士也可以處外而不可以處內。可以責之事而不可責之言。陛下欲興太平之治。

而所擢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恐日浸月
長彙征牆進充滿朝廷之上則賢人日遠其爲患禍
尚可以一二言之哉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於小
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邵亢在樞府無所建明神宗
語覺欲出之用陳升之以代覺退即奏疏如所言神
宗以爲希旨奪官兩級執政曰諫官有出外無降官
之理神宗曰但降官自不能住覺連章丐去云去歲
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
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復右正言徙知通州熙寧二
年詔知諫院同修起居注知審官院王安石早與覺

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爲助時呂惠卿用事神宗詢於
覺對曰惠卿即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
故屈身於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神宗曰朕亦
疑之其後王呂果交惡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
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
覺奏條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
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
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
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
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之絕將補耕助歛顧比末

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
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
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
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今老臣踈外而
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正而不行諫官
請罪而求去臣誠恐姦邪之人結黨連伍乘衆情之
洶洶動搖朝廷鈞直干譽非國家之福也安石覽之
怒覺適以事詣中書安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亦
如此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常平錢有追
呼抑配之擾安石因請遣覺行視虛實覺既受命復

奏疏辭行且言如陳留一縣前後曉示情願請錢卒無一人至者故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與官中相交所有體量均賜寢罷遂以覺爲反覆出知廣德軍徙湖州松江隄浚水爲民患覺易以石高丈餘長百里隄下化爲良田徙廬州改右司諫以祖母喪求解官下太常議不可詔知潤州覺已持喪矣服除知蘇州徙福州閩俗厚於婚喪其費無藝覺裁爲中法使資裝無得過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葬埋之費亦率減什伍連徙毫揚徐州徐多盜捕得殺人者五其一僅勝衣疑而訊之曰我耕於野與甲遇彊以

挺與我半夜挾我東使候諸門不知其他也問吏法
何如曰死覺止誅其首後遂爲例知應天府入爲太
常少卿易祕書少監哲宗即位兼侍講遷右諫議大
夫時諫官御史論事有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
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論宰相
蔡確韓縝進不以德確自訟有功無罪覺隨所言折
之確竟去縝白遷覺給事中辭曰間者執政畏人議
己則遷官以餌之願與縝俱罷踰月縝去進吏部侍
郎領右選在選萬五千負闕纔五之二至有三年不
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宗室袒免從

負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改主左選請磨勘歲以百人爲限擢御史中丞數月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提舉醴泉觀求舒州靈仙觀以歸哲宗遣使存勞賜白金五百兩卒年六十三覺有德量爲王安石所逐安石退居鍾山覺枉駕道舊爲從容累多迨其死又作文以誄談者稱之紹聖中以覺爲元祐黨奪職追兩官徽宗即位復官職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秋傳十五卷弟覽

覽字傳師擢第知尉氏縣有屯將遇下虐士卒謀因大閱殺之以叛覽聞之馳往士猶群語不顧覽呼諭

之曰將誠無狀然天子何負汝輩乃欲致族滅邪皆
感謝去就列屯將徐至覽命吏趣具奏衆意遂安神
宗壯其材以爲司農主簿舒亶判寺且兼諫院欲引
覽自助覽拒不荅亶怒用帳籍違事劾之出提舉利
州湖南常平改京西轉運判官入爲右司員外郎荆
湖開疆命往相其便覽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
從本郡隨事要束勿建宮置戍以爲民困自誠州至
融江口可通西廣鹽以省北道餉餽悉從之使還爲
河東河北轉運副使加直龍圖閣歷知河中應天府
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由桂徙廣又改渭州夏

人入邊檄大將苗履禦之履稱疾移告立按正其罪
竄諸房陵轅門肅然召知開封府至則拜戶部侍郎
與蔡京論役法不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夏人
據橫山並河爲寨秦晉之路皆塞覽謀復取葭蘆戍
阻險不得前夏人數萬屯境上覽下令吾兵少須滿
五萬及西夏人聞而濟師覽不爲動相持益久忽令
具糗糧嚴兵械曰敵至矣居數日果大入覽奮擊敗
之遂城葭蘆而還策勲加樞密直學士覽雖立邊功
議論多觸執政屢遭絀削歷知河南永興徙成都辭
不行降爲寶文閣待制卒年五十九

李常字公擇南康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熙寧初爲祕閣校理王安石與之善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安石立新法常預議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歛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折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神宗詰安石

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湖齊二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爲兵使在麾下盡知囊括處悉發屋破柱拔其根株半歲間誅七百人姦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爲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進戶部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質於司馬光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歛少息矣常轉對上七事曰崇廉耻存鄉舉別守宰廢貪員臧審疑獄擇儒師修役法時役法差免二科未定常謂法無新陳便民者良論無

彼已可久者確今使民俱出貲則貧者難辦俱出力則富者難堪各從其願則可久爾乃折衷條上之赦恩蠲市易逋負不滿二百緡者常請息過其數亦勿取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爲兩科以盡所長初河決小吳議者欲自孫村口導還故處及是役興常言京東河北饑困不宜導河詔罷之諫官劉安世以吳處厚繳蔡確詩爲謗訕因力攻確常上䟽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併劾常徙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行次陝暴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

三百九十八个字
十卷元祐會計錄三十卷常長孫覺二歲始與覺齊名
俱受知於呂公著其論議趣舍大畧多同所終官職
又同其死先後一夕云

孔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性狷直寡言笑少刻苦
問學號博洽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贍
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楊雄白主司擢第一調餘
杭尉恬介自守不事請謁轉運使在杭召與議事事
已馳歸不詣府人問之曰吾於府無事也再轉台州
推官熙寧初翰林學士范鎮以制舉薦對策九千餘
言力論王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爲非是宋敏求

第爲異等安石怒啓神宗御批罷歸故官齊恢孫固
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言文仲不當黜五上
章不聽范鎮又言文仲草茅踈遠不識忌諱且以直
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亦不聽蘇頌歎曰
方朝廷求賢如飢渴有如此人而不見錄豈其論太
高而難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吳充爲相欲寘之館
閣又有忌之者僅得國子直講學者方用王氏經義
進取文仲不習其書換爲三班主簿出通判保德軍
時征西夏衆數十萬皆道境上久不解邊人厭苦文
仲陳三不便曰大兵未出而丁夫預集河東顧夫勞

民而損費諸路出兵首尾不相應虞夏商周之盛未嘗無外侮然懷柔制御之要不在彼而在此也元祐初哲宗召爲祕書省校書郎進禮部員外郎有言皇族唯楊荆二王得稱皇叔餘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稱諸王孫之比文仲曰上新即位宜廣敦睦之義不應踈間骨肉議遂寢遷起居舍人擢左諫議大夫日食七月朔上䟽條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服侮中國斜封奪公論人臣輕國命宜察此以消厭兆祥論青苗免役首困天下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爲遺螫留蠹改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及